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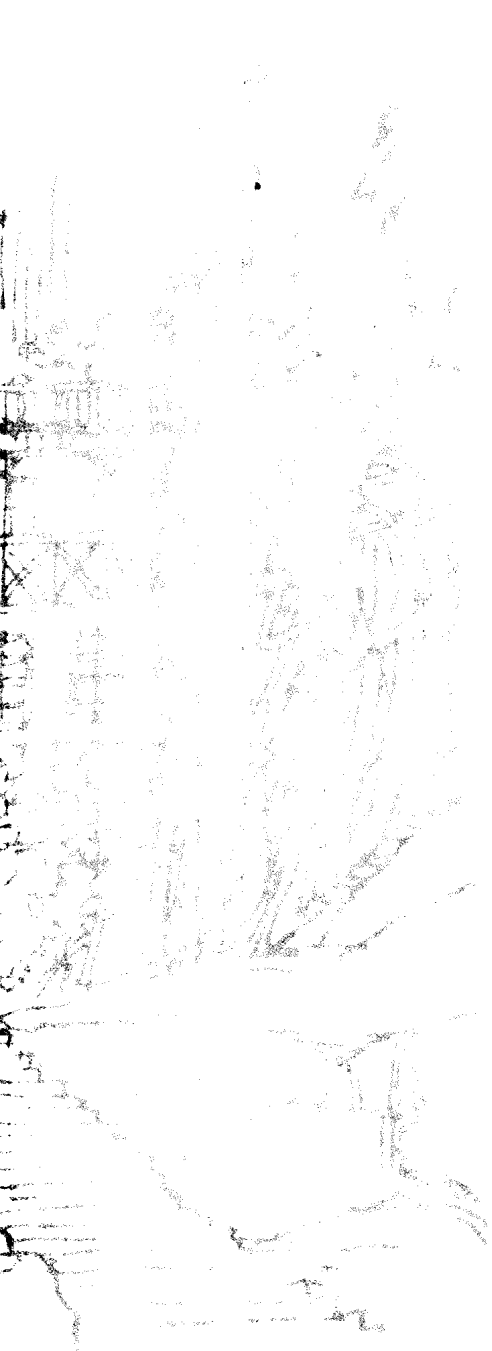
友 情 集

沈
从
文
别
集



沈从文别集

友情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友情集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, 向成国, 沈虎雏编选)
ISBN 7-80520-341-5

I. 友... II. 沈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053 号

编 选 刘一友
 向成国
 沈虎雏
责任编辑 夏剑钦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面 画 黄永玉
封面题字 张充和

友 情 集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2年12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3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毫米 1/32 印张: 8.825

字数: 120,000 印数: 8,001-14,000

ISBN 7-80520-341-5

1 · 190 定价: 9.30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10号(410006)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,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,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,把它们发表出来,或许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,当然,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□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

- 在中国公学 (1930. 1. 3) (1)
- 在武汉大学 (1930. 11. 5) (8)
- 寒假刚回上海 (1931. 1. 2) (17)
- 住到上海不动了 (1931. 2. 6) (19)
- 朋友已死去 (1931. 2. 27) (29)
- 又回到上海 (1931. 4. 13) (34)
-
- 记胡也频 (38)
- 三个女性..... (107)
- 一个天才的通信..... (134)

水 云.....	(206)
忆翔鹤.....	(259)
友 情.....	(270)

□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〔1〕

在中国公学

——1930年于吴淞

际真：今天是什么也做不好的一月三号，一连得到两次信。一号就流了些鼻血，照规矩今年还得很得流一些血。你怎么还为我寄什么钱？我等它来为你买东西吧。不寄，顶好不要寄！我们倒很好过日子。

一号我们这里饭也不开出，是厨子同我兄妹作难，近来不生火，就每天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的书。我们不怕穷，那是小事情，自己还能看书就得了。情形到学生看了也很可笑，是因为一本书卖不去的结果，当然同他们

〔1〕 当时王际真在美国留学，因徐志摩介绍与沈从文成为朋友。写此信时，作者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。

做生意应当尽他们选货，所以不要也不呕气。我这里学生倒好良心，借过我四次炭，烧火烤，把炭借过冬天还长，所以这几天又按照书铺的希望写文章。可是多少总有点儿气，文章就不做了。明年（今年！）还得在此教书，是逃不出什么，现在只是一心为使我九妹读点书，所以忍两年好好做点事。我一个月写的信还发不下，所以把这个一起来付邮。相也附到里面。我只是一天瘦一天，像吃烟君子。今天是坐到桌边就打盹的，半月来完全是这样子，生自己的气，找不出做人的根据，所以很容易生气。

这里天气讨厌极了，落雨不落雪，落过一次雪还落雨，不讲道理的阴郁，都是上海人才耐得着的天气。这几日大风吹来吹去，全是整个的无聊。我就只能成天用棉絮包脚坐到桌边呆。

近来的上海作家皆成了劫中人物，全是极苦、无办法活，我所熟识的如丁玲夫妇，白薇……皆完全在可笑情形中度着每一个日子，中国的事真是没有法子。今年是起始的日子，恐怕还要糟，因为看情形决不会好。中国战事又忽然太平，我们的主席仍然安安稳稳在南京，

“贺喜发财”，元宵仍然有灯！

我的文章你不要看好了！因为每一本书差不多皆为一种“吃呀喝呀”的机会写成，我到讲堂上也宣传同学莫买我的书看。不看我的书，会对我好点，这是我心里猜想的话。我不欢喜熟人看我的文章，也是想掩丑的意思，可怜极了，因为发表虽然比任何人勇敢，到谈到这个时，害羞红脸了。其实完全不会好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它坏的不可饶恕。

今年看天气同身体来，若身体还是这样子，可仍无好希望。若身体好点（譬如说有力气去爱女人那一种强项），我必定还得好好的来做点文章，卖不去也不问，因为教了书，学校是不好意思不为我答应伙食的，感谢他们，前三天若真无会计处说一句话，两兄妹到这时恐怕真还无法吃饭！你莫以为这是怪事情，我还有许多怪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成天同我在一起的人也料不到！他们都希望一个常态的健康，我却只愿意任一点性，就因为任性，所以才免不了时时刻刻是笑话，比酒疯子还糟糕。

我是自己常常想只要不饿死，活他一个廿年，我一定还有机会做一个大任性事情，让社

会上一切康强的灵魂有一个长久的笑话的。只要活得久，文章没有人要，还是要写！

上五天是我生日，走到江边，有一个危险思想是“我跳下去”也好，不过，想想，为什么？就觉得有踌躇的必需了。大约应当为女人这样事投江才有意思，因为生活上任性，也至少得把这任性的结局保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到后依然神气自若的吃晚饭了。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！现在的女人总好像是等到那里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“我投降”，凡是投降的女人，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，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，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，总不至于像十八年那么发松发笑的过去。

我写了两天文章还只写七百字，心的软弱就可想而知。因为还是相信挤与榨，所以并不放笔，小睡也仍然捏定笔杆。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，看到它那样子使我想起自己竟同这东西一个情形，脏得不合道理，毫无所谓“中兴气象”。现在有一种好处是自己成天写字，不是要它好，字好有什么用？只是像喝酒，把一种东西疲倦到自己，日子就容易夜

了。

还是来一张画吧，本来上面还题诗一首，诗为——

既作歪画矣，还应作歪诗，

欲雨山头黑，家家唤小儿。

诗可裁去了。另外有一张画，还用酱油染成黄色，据说即像古董。际真，画是不好，但请想想用酱油染黄题诗于上的心情，或者以为有趣味吧。叔华〔1〕才真是会画的人，她画得不坏。这女人也顶好，据他们说笑话，要太太，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，不消说，那丈夫是太享福了。我也想，若是兴趣好点，就做一个冒险的事，同一个女人来结一次婚看看。不过我却不想同“好太太”一类女人结婚的，因为一个并不需要好家庭的人，是有理由结一次比平常还更不幸福的婚姻才对的。我将在坏女人中选出没有再坏的女人，你看我慢慢告你吧。

相是两张，我的还是三年前在北京畅春园（现燕京大学）照的，同坐者为一冠字将军，惟并非窦二墩。窦二墩这人是好像已经枪毙了的，

〔1〕叔华即女作家凌叔华。

押寨夫人可更不知道了。

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。我将学一点苗文，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，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，秩序上不坏，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。我来做一点呆事，一定还特别为际真写两本东西，作为献给一同在这可怜的世界中活了的际真一个纪念。书当在今年写成，今年印好，还总特意来认真写！

你要不要明白“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”，若是要，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，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，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，其余多是熟人。去年到此就讲诗，别的不说。

我们还有两礼拜就放年假了，到了放假我还是住到此处，这里鬼都打得死人，然而一点不怕，我倒奇怪，只欢喜清静。

本来想把那张全家相寄给你，因为太大了一点，所以不能放到信里。

每天在此只以接到远处来信为乐事。我把你的信还寄给我那可怜的哥哥去看，这好人，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十九世纪人，我还想写他一本

书，下个月就可成就。

大家好！

从文

一月三号

在武汉大学

——1930年于武昌

际真：今天接来信，我到这里只有一个多月又要返上海了。放假我或回上海去，因岳萌〔1〕在吴淞中公念书。你若为她寄画，或较浅的书她看得懂。我这几日来从大雨〔2〕时昭潭学英文，会读“一个桌灯”或“我不是大头”这类话了，但若把自修机会得到，至少或者还要三年，我一定得忍受下去。

从上海到这里来，是十分无聊的，大雨是大教授，我低两级，是助教。因这卑微名分，到这官办学校，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。到十二月后，我回上海，有二十天放假，若上海有生活，我就不回武昌了。但我恐怕一定要回武昌。来此只流了一顿血，约八次，〔3〕但我是不

〔1〕 沈岳萌，作者的九妹。

〔2〕 大雨即孙大雨教授。

〔3〕 作者有大量流鼻血病史，劳累过度时就会反复发作。

会为这个倒下的，因为还想坚实的做几年事，我若得了机会，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。因为我在中国，书又读不好，别人要我教书，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。学生即或欢迎我，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。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，所以很容易生气，多疑，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。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，痛殴自己。

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，一个穿布衣、黑脸、平常的女人，但没有办好，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。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，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，我也仍然十分难过。现在还是很快乐，找不出生趣，今年来，把文章也放下了。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式，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，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。

文章到近来，写得多一点，得了许多年青朋友，爽快而又亲切，走到各处还可得到朋友欢喜。但许多人读我的书，我却只是我一个。我总是孤单的无伴的，即或自己的妹妹倒很好，也仍然不像完全生活。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，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

同我在一处的，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。我想到的、有趣味的、厌恶的，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，而都会中的女子，认了一点字，却只愿意生活是诗。我只是散文，因此再整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。

我自己因为一切都无从找到结论，所以把作文章信仰也动摇了，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于我有什么？想去想来生了气，一到这里还就想转上海。

我的弟弟近来到这里来，为一个军阀的女婿，看样子将来也可以成个小军阀。到这里来，听到说了许多近年来他的战绩，倒有趣味。在此还看到许多军中年青人，不文不武的乞丐，全是中国几年来革命的成绩，年青人灰色晦气，没有打死，只是更可怜罢了。我是等待我弟弟做了小军阀想来出气的，现在这个人还只是一个上校军官。〔1〕

际可有信没有？我给他信也得他信，我告诉他应当大家来各在一方努力读一点书，我只想到这个话可说。际真，我是那么想，你一定还

〔1〕 沈荃当时实际还没有这样高的军衔。